

好久沒有受到這種撕裂的干擾了，因為他老久已把自己那顆飽遭折磨的心深深的埋葬了。多年來他一直虛茫茫地、無意識地、呼吸著唯一擁有的那口氣，周遭環境變化對於他而言好像一場漫無意義的戲，各人的汲汲營營及自己的偷生苟安，所有的許多角色，對他而言；他——只是唯一的觀眾，唯一不屈服於世界，不屈服於自己的觀眾。

整個夜裏，他靜靜地躺在黑暗中，試圖強迫自己如常的循入黑暗的隱蔽處而睡去，可是儘管他睜眼或閉眼也摔不掉那張不斷地在他眼簾映現的相片。壓抑、忍耐，不是常這麼做嗎？多年來他認為已親手埋葬掉的那顆心，又在他這殘缺不全的身軀裏蠢蠢欲動，好像黑暗中一把火，時起時滅。他不時地伸出抖動的手去拿放在床邊桌上那張剛收到的相片，雪白潔淨的月光映照在他那隻破碎殘缺萎縮的鷹爪手上，他抖得更厲害了。他實在不敢觸及那張兒子全家福的照片，是的，他是永遠也觸摸不到同時也沒資格去觸摸，那屬於人世幸福的利那了。沒有一樣他可以掌握的，甚至連他自己的身體，心靈。一切都在未定中快速邁向前去。他只能觀看，但不能表示什麼意見的。

兒子英姿煥發地站在滿臉微笑的媳婦身邊，膝下孫兒童駭地笑著。他日漸朽壞的腦海中隱約也有一張同樣，但卻已褪色的相片，遙遠的，茫茫的模糊，可是漸漸的却如魅影般的呈現出來，清晰得彷彿又在眼前，在當時……

他有妻子，不，應該說二十多年前他有一位妻子，兩個兒子，而他本身是奔波大洋的海員。多少陸地他曾踏過，多少海洋他曾征服過。年輕氣盛的他永遠也不會靜下來，懷著走遍全世界的壯志，及滿足的天倫快樂。那時日子過得多麼順意，相信任何東西他想到必能順心，一切都在掌握之內。每次久離返家，總是帶著滿筐各地風土名產及滿腦子訴說不盡的趣聞，妻子擁向他的懷抱，孩子們叫著鬧著，爭先恐後的擠到他身旁，親友環繞問候

。海上風霜是那麼地有意義有代價。在周圍一切上均有他存在的影子，從妻子、兒女、親友同伴甚至海上波浪他都可以看見屬於他的那一份。不錯，他會有過一個已實現的美夢。

可是那次他最後航行（天曉得是他的最後一次），他從人生舞台上被孤零零地趕了下來，孤立於觀眾席上，他已演完他所當演的角色，唯一剩下給他的祇是一個「看」的演員，假如他還存在的話。他會竭力地反抗、叫罵、怨恨、甚至自殺以抗議，但始終改變不了殘酷的事實——史來的事實，他是一個被永遠放逐的活死囚，或是一個不是生命的軀壳罷了。

還記得很清楚那最後的一幕，他與沖沖地揮別妻子及抱在懷裏的兒子，船漸漸駛離邊岸（一個永別的駛離，當他再回來時已是一個雖生猶死的人了），心裏盤算著下次回家定要帶更稀奇的玩意來滿足家庭的笑靨。命運之神卻使他航向另一極端。出航不久，他便倒了下來，在搖搖晃晃的船艙裏，他的皮膚潰爛著，不多久眉毛也掉光了，呻吟夾著浪聲一直沖擊著他，沒有一人敢接近他，連曾生死與共的同伴也對他掩面迴避。不知什麼原因，不是痛苦在折磨他，痛苦，對飽經風雨的他，算不了什麼。而是一種無名的恐懼深鎖著他也壓制船上每一個夥伴，一種斷絕無助的恐懼迷漫在全船。

沒有人確知他是什麼病，輾轉地他被送回了台灣家鄉，當他被擔架抬了下來時，迎接他的不再是親人鄰居的頻頻走訪，妻子以心酸驚恐的神情看顧著他，孩子們也以驚懼憂疑的眼光偷窺著他。他努力去笑，笑；梗在喉裏，湧出來的卻是無聲的淚水。

有如待判的囚犯，無助地從一個醫院到另一個醫院，從一個醫生的搖頭到下一個醫生的搖頭，從希望到失望，盼望在病菌的侵蝕下逐漸崩潰了，他慢慢地放開了舵，而任憑自己在命運之海搖盪。最後，一個呼之欲出的病名終在台北馬偕醫院得到了證實，那是——麻瘋病！

在妻子痛哭聲中，他有被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的絕望，整個人掉落在永無止境的暗空裏，沒有援手，沒有呼喊，一切都在死寂的黑暗中沈淪。


於是他帶著被放逐的傷痕來到了這唯一向他開門的療養院，一座他可以苟延殘喘的孤島。當踏進大門時，他回頭向拋在背後的世界狠狠的望了一眼，以一種他也分辨不出的心情。

他的住所，一座坐落在半山坡上的磚房孤零零地望著他，他

# 奈何路

崇文





孤零零地望著足下蠕動的塵世，整個世界冷漠漠地望著他。世界上愈美好的東西離他愈遠，最醜陋的東西卻與他息息相關。

這裏到處，鬼魅般徘徊著許多與他同樣遭遇的人，過著一種與世無爭的生活。人與人互不相干，飄來飄去，這裏的空氣猶如凍結住的冰冷。陽光如凝結般地死板。他進到了一個不屬這個世界的天地，他真懷疑自己是否還活著。

有的人已沒有了一切，連一點點自己可擁有的生存意識已全放棄。他們漫無目的地活著，不關心別人，不關心自己。眼光中不再有希望的耀亮，剩下的祇是白茫茫的瞳仁空洞洞地望著，雖有眼睛但已瞎了。善與惡對他們不再有任何意義，愛與恨已從其靈魂中被吸走了。他們不知何叫自私，因為已經喪失了自己。連生存的最後——自衛也隨著腐爛的四肢而消失了，活著只是一個曾經飽受創傷的殘缺軀體而已。希望，這是太奢侈的享受，周遭的一切所能給予的只有絕望，無底無絕期的絕望……

另有的人萎縮蜷伏在自己狹隘的小天地中呼天搶地怨毒地活著，外表顯得異常的冷酷。他們活像慘遭傷害退無後路的野獸，準備對外來刺激作拼命的一撲。活著就是為了保護自己，生命已完全退化到全然的自我中心，他們不相信任何人，逐漸地對自己也懷疑起來。

難道這就是他未來一步步的寫照嗎？難道他就是束手無策地等待死亡嗎？他有種不甘心的憤怒，憤怒生命的毫無意義，更不甘心於白白無故地受苦。假如受苦沒有意義的話，那麼活著還有什麼用。他算是較年輕的一個，有些年老的手腳已缺，鼻子也沒有，太可怕，所知的恐怖與悲劇也沒有如此，可是……頓然看見的是自己的影子。逃！是他的衝動，逃離這原不屬於他的地方，逃出他帶病的身軀，可是他能逃到那裏去呢？當所有的門均已對

你關上時，你已無處可逃！他如此痛苦地回答自己。

也許爲了打發死沈沈的寂寞，也許爲了抗議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，或爲了逃避殘酷的事實，他拼命地全然接受治療，也許在治療過程中他才感到他還活著。雖然沒有抱任何治癒的期望而且不敢如此奢望，但爲了痛恨在他皮膚下悉索啃蝕的病菌，他報復性地狂熱於接受一切治療，包括具有冒險性的治療，因這是他唯一可親身參與之事。

時間在沒有指望中流了過去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他也記不清楚，時間對他早已不具任何意義，治療不再是由於情緒性的發洩，已逐漸冷卻爲機械性的例行公事而已。他只是模糊無意識地維持這種吃藥、打針的習慣。他的病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地受控制了，肆虐的麻瘋桿菌漸漸撤退，只留下殘痕纍纍的創傷，他不再具有可怕的傳染力了。一天院方通知他可出院回家了，他一直不肯相信這是事實，他感覺麻瘋病魔還在暗中向他窺視、冷笑，它一直就在那裏。然而他心中那把將殘的火炬又燃燒起來，一種被接納的勇氣逼使他做了多年來已放棄的選擇。是的，他已好了，他是正常人，他不必再逃避任何人了，他要離開這裏。他這樣不斷地告訴自己，強迫自己不去面對他不敢想像的恐懼。

他下山了，走入以前認爲可望不可及的人間，走在街上，他好像是一個犯過罪的人，心虛得覺得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射在他身上，差一點就把他融化掉。他躲躲藏藏、戰戰兢兢地來到一家應徵工人的工廠內，工頭頭也不抬地望著他那受過侵蝕的手指，詢問他何故，由於一種不肯低頭及不肯屈服的本能，他以本身幾乎認不出來顫抖的聲音道出了原委。他永遠不能忘記那人臉孔的表情，像夢魘似地一直困擾著他以後的日子。他被狠狠地拒絕了，不是一種職業的拒絕，而是他的生命存在價值被殘酷地拒絕了。到別的地方去，不管他如何證明，大家一直像趕鬼似地趕他離開，他也不記得他如何踉踌跚的離開那裏，離開使他受傷害的一切，像一隻受傷的野獸帶著流血的心逃回了老巢，原來他所最厭惡的地方，現在成最安全的庇護所。

從那時起，他默默地住了下來，周圍的風吹草動都不會再影響他了。他活著，卻活在另一個世界裏，在那裏沒有時間，沒有干擾，沒有反叛，只有他一個人在寂靜中茫茫地踽踽獨行。沒有目標，沒有方向，活著只是爲了呼吸下一口氣而已。

——這是千萬個麻瘋病人中的一個故事。